

厅长金魁 县长请罪 提拔 厅局长 非常案件 组织部又来了个青年人招商 戏剧
厅长金魁 县长请罪 提拔 厅局长 非常案件 组织部又来了个青年人招商 戏剧
厅长金魁 县长请罪 提拔 厅局长 非常案件 组织部又来了个青年人招商 戏剧



银

◎叶向阳 等著

YIN HANG JIA

行

家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叶向阳等著

- 银行家
- 县长请罪
- 提拔
- 招商
- 院长金魁
- 非常案件
- 厅局长
- 组织部又来了个青年人
- 招聘

银行家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行家/叶向阳等著;金在胜编选.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4

ISBN 7-5404-3289-6

I. 银… II. ①叶… ②金…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722 号

银行家

叶向阳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印刷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29,000 印数: 1—12,000

ISBN 7-5404-3289-6

1·2070 定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1	银行家	叶向阳
52	县长请罪	邓宏顺
97	提拔	孙志保
148	招商	史生荣
197	院长金魁	荆 歌
217	非常案件	戴雁军
304	厅局长	于 卓
340	组织部又来了个青年人	安碧山
380	招聘	张锐强





银 行 家

■叶向阳

—

上车两个小时以后，一直坐在桑塔纳后面的成先达就在想：该在哪里吃午饭？按常规，他应该在与宜州市交界但属远昌地区的坡平县支行去吃饭。那个县的行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要是去那里吃午饭，一定会照顾得非常周到。但今天的情况有些特别，他已经不是远昌地区那家专业银行的行长了。任免通知是四月二十一下的，今天已经是二十八号了，如此说来，七天前他就不是远昌地区这家专业银行的行长了。

成先达今天是到宜州去上任的。

一想到宜州，成先达既有一种心向意往的快乐，又有一种隐隐难言的惆怅。说成先达对宜州心向意往，是因为宜州与现在车轮底下的远昌地区有着天壤之别。宜州是个开放城市，而他七天前所在的远昌地区却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山区。他能不快乐吗？说他有一种隐隐的惆怅，事实上是把不足挂齿的事情小题大作了，而他作为一个地级分行的行长，这也显得有些鸡肠小肚。但有些鸡肠小肚的事的确无法让人不去斤斤计较，更何况有些不足挂齿的事，说起来很小，但想起来就很大了。

原宜州分行的行长叫张富奎，这是个在成先达看来架子很大的人，尽管他们在行政上平级，但由于自己来自贫穷落后的

银 行 家





远昌分行，而他来自沿海开放的宜州分行，所以每次到省分行开会，张富奎总是不大与成先达搭腔，有几次成先达很热情地主动与张富奎打招呼，但张富奎却总是摆出一副哼哼哈哈的样子，成先达渐渐感到自己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但成先达仔细一想，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在他的面前低三下四，我凭什么要先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凭什么比我高人一等？难道就因为来自贫困山区，我就比他矮一截？

成先达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说到张富奎，这两年的确给各地、市分行的行长有种来头不小的感觉，省分行领导对他相当赏识；据说在宜州市的核心层里，他也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关于他有可能出任宜州市副市长的传闻，已像一个公开的秘密成为他们这层干部开会时议论的中心话题。但张富奎却从来不与他们有什么过多的交谈，每次到省里开会，张富奎总是这里跑那里跑，给人一种日理万机的印象。这当然是在成先达接到调令之前的事，自他接到调令之后，情况就发生了连他自己都没有估计到的变化：他与张富奎对调！

这真有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味道。

说这种变化连他自己都没有估计到，那实际上是句组织性很强的原则话。四月十五号，在全省召开地、市分行行长会议期间，省分行分管人事的刘副行长就找他谈了话，明确告诉他要调他到宜州分行去接替张福奎。

成先达比谁都清楚，那个贫困落后的远昌的确不能成为自己从一而终的选择，特别是在省分行开会时遇到张富奎这种爱摆架子的人，更是使他坚定了要摆脱这种地理环境束缚的信念。所以，成先达早就有了离开这个山区分行的打算，只不过这种打算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有着自己无能为力的障碍和困难。这种困难和阻碍就是，省分行的领导很少到他所在的这个山区分行来。这也难怪，他们这个山区分行，贷款总规模仅三个亿，只相当于宜州分行一个条件较好的县级支行的贷款规





模。所以，省分行领导对远昌这个二级分行存有一种小儿科的心理，是可想而知的东西。除此之外，从省城到远昌，小车要走整整二天，在这一点上，时间恐怕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山路极富危险性，特别是省城那些跑惯了平坦高速公路的司机，一看到那些像绳子一样甩在高山上弯弯曲曲的山路，就丧魂落魄。有些时候，司机也为省分行领导到远昌来检查工作的设置了种种无形的障碍。

但最后省分行的领导不仅来了，而且来的是一把手万行长。万行长到了远昌之后，对成先达有了可以实现他那调离这个山区分行的了解。

如果说让成先达离开那个山区分行并不使他感到突然的话，那么，把他调到宜州市去出任宜州分行行长，那的确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一下子从鸡窝跳到凤凰巢，这种跨度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不已。他的确有些受宠若惊了。

省分行分管人事的刘副行长找他谈话之后一把手万行长又找他谈了一次话。万行长是在会议期间一个晚上把他叫到他所住的那个房间的。万行长不紧不慢地对成先达说：小成，刘副行长找你谈了吧？

成先达连忙说：找我谈了！谢谢省分行党组对我的信任，把我调到那么举足轻重的地方去，接着成先达又把声音压低一点说：谢谢您对我的培养！

万行长轻轻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自己的满头银发，他并没有接着说什么。此刻，万行长只是注视着放在他俩沙发之间的那棵盆景。那是一棵“枯峰式”盆景，那棵枯树桩完全像石头一样，给人一种苍老的感觉，它甚至像已经完全没有有了生命，但它的生命却从那冒出的新芽中体现得旺盛而又倔强。

万行长很喜欢盆景，确切地说，他很喜欢盆景艺术。所以，省分行这个比三星级宾馆毫不逊色的招待所里，到处可见这种讨好主人的盆景。当然，招待所外面的那些盆景并不十分





珍贵，但放在万行长房间里的这盆，却价格不菲。不过对于从山区来的成先达来说，这种盆景并算不了什么。

成先达早就知道了万行长的这种嗜好，这次他又给万行长带来了一棵盆景。那棵盆景比这棵盆景还要漂亮，但由于是在山区买的，价格比省城里的便宜得多。不过现他还没有送给万行长，等散会之后他再送到万行长的家里去对于成先达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每次开会成先达都要给万行长送一棵盆景，而且每次到了省城，成先达总是先将盆景放在省植物园的一名高级花匠那里，让他进行一番整形和加工，这种加工的时间往往正好与他们开会所需时间不相上下，所以，成先达每次都是开完会把盆景送到万行长的家里去。

但今晚万行长的心思却不在盆景上，尽管此刻他一直用目光盯着那棵盆景。

你觉得这棵盆景怎么样？万行长问成先达。

成先达并不知道万行长问他这话的用心何在，对于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上级来说，这种时候下级是不好随便答复的。但不答复又不行，于是成先达想了想说：这棵“枯峰式”盆景的树桩很有特色，但长出的新芽却没有一种呼应根桩的造型。

万行长笑了笑，接着他慢慢地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株新芽还没有长到定型的程度，你看这棵树桩虽然老了，但它还在给这棵新芽提供养份。这株新芽总有一天会长到与树桩相媲美的程度。

成先达附着万行长说：对！对！对！但他此刻并没有意识到万行长今天找他来的真正用心。万行长又笑了笑说：我的话不一定对！因为我现在已经老了，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可能我对这棵盆景的评价并不一定对。

白云像沾在车轮上一样在右边随着他一同前行，左边，满山的翠竹和原始森林像是在向他招手。一些露出地表的古老树





根，使成先达再次想到万行长的这句话。他此刻才玩味出万行长这些话的意思。是的，诚然像万行长所说他已经老了，他需要培养年轻人。那棵树桩指的是他，而那株新芽却明白无误地是指自己！

于是成先达打消了到宜州市分行所辖的彭祖县支行去吃饭的潜在心理。的确，在最初考虑到哪里吃饭时，他曾有过一种潜在打算，那就是到宜州分行所辖的彭祖县支行去吃饭，他甚至想，到了那里之后，就让司机告诉他们，我是新上任的宜州分行行长。让他们知道，张富奎已经不是这个分行的行长了。但此刻他觉得这样做不妥，这有点小人得志、锋芒必露的轻狂。

想着想着，车子就过了远昌与宜州的交界处。

车一进宜州的地盘，就给人一种与远昌迥然不同的感觉，这从那些农民的住房上完全可以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真不愧是开放城市，连农村都富起来了！

很快就到了宜州的彭祖县城，这个县城比远昌地区的县城大多了，即便与远昌相比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成先达要司机停车，他想就在这个县城找一家餐馆吃饭算了。

成先达进了一家高档饭店，这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自然，因为“银行家不会出入那种没有正规餐巾的酒店”。他看过一本名叫《银行家》的书，那本书是一个美国人著的，那本书中还说：“这是他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然他就永远没有赚到大钱的希望和可能”。成先达非常崇尚这几句话，虽说过去他是在远昌那个山区银行工作，但他仍然很注重自己的各种形象，在这些形象中，自然还包括有饮食形象。这并不等于成先达是个喜欢大吃大喝的人，更何况对于一个银行家来说，经营好了业务，吃喝的确算不了什么。

小姐微笑着拿来了菜谱，小姐一眼就看出成先达是个有钱的人，这当然与成先达很注重自己的仪表有关。但成先达却只点了几个很不值钱的素菜，这使满面春风的小姐大失所望。成





先达之所以只点几个素菜，是因为他的确没有大吃大喝食欲，作为一个行长，只要他愿意，几乎每天都有人请他吃脚下铺有红地毯的高档宴席；更何况这些天，成先达被那些无法推辞的告别宴会，折腾得一见到荤菜就食欲大减。

大概是因为觉得无利可图，成先达点的菜迟迟上不来，司机催过一次，但成先达叫他不要再催。在并无多少顾客的餐厅里，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菜饭才到桌上。成先达心里想，大概宜州并不欢迎我，不然怎么在它所辖的彭祖吃饭都如此不受欢迎？

二

吃过那顿令成先达不太愉快的午饭，还不到一点钟。成先达问司机吴建国：按照上午的行驶速度，估计下午几点能到宜州？司机说：五点，与我们昨天估计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出入。

站在酒店门口，成先达不想接着上车继续赶路，按时到达宜州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必要。于是成先达问一个经过酒店的本地人，这个县有什么特产和有什么风景点。过路人告诉他，这里的特产是木耳和黄花，风景点有一个石刻碑林，在东郊。

成先达这才想到，原来这个风景点就在彭祖县，他以前听人说过，可他一直没有来过宜州市所辖的任何地方，连宜州市都去得相当少这当然是因为张富奎高高在上的原因。于是成先达对司机说：走，吃饱了消化消化，到那个人说的石刻碑林去看看。

那些石刻是明朝一个叫名景光顺的石匠，花三十年时间开凿而成的。石刻的雕相大都是一组一组，并有一定的石刻语言和开凿故事，工艺十分精湛。碑林实际上是自明崇祯之后至清朝一些著名学者的诗刻。成先达虽然是学金融出身，但对这些既属历史又属艺术的东西亦很感兴趣，特别是像景光顺和那些勤于石碑的学者的名字，更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之中。在观





赏这些石刻和碑林的时候，成先达有了一种借古于今的自警，这种自警就是：人一定要做点事情，做点留名的事情。不然人就枉活一生！

在参观这些石刻和碑林的同时，成先达也在暗暗观察随同自己的司机，这个司机给他开了四年车，按说应该给他解决职务问题，比如说给他安排一个行政科副科长什么的。这在别的分行几乎成了一种惯例，但成先达直到最后一次研究人事问题都没有提吴建国的名字。

没有解决司机的职务问题，成先达有自己的想法：第一，他是不是名符其实地能够胜任这种职务的工作，至少不能让人家说闲话；第二，如果张富奎到任之后，发现自己连司机也提拔了，会不会有什么想法或者给他留下什么日后发生矛盾向自己进攻的口实？

老实说，这个问题还是成先达的爱人单梅提出来的。单梅当时就说：这次研究人事问题，你一定要解决建国的职务问题，家里从买米到灌液化气，都是他给包了。再说他也与你一样都三十七了。你当正行长都可以，难道他当副科长就不行？但最后一次研究人事问题时，成先达仍然没有提吴建国的名字。成先达之所以没提，自然有他的想法：惟其给他家做了这么多事，所以更不能提。

此刻，成先达问吴建国：你看了这石刻和碑林有什么感受呀？

吴建国感慨地说：像景光顺这样的人的确了不起，世代的人都会记得他！

吴建国的感慨与成先达的感慨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产生了一种心灵相通的共鸣。成先达当即就决定解决吴建国的职务问题，尽管这带有很大的个人好恶色彩，但成先达感到，发这种感慨的人，必定会做点可以留名的事情，只不过因条件和环境不同，所作的事情大小不一罢了。司机也不例外。这在无形之





中成了成先达考察干部的一种方法。

尽管成先达现在已经不是远昌分行的行长，但那里的两名副行长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最后一次研究人事问题，他又提了一名副行长。由于是他亲自将表送到省分行，不到五天就批下来了。所以，解决吴建国的问题，只需到了宜州给远昌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他毫不怀疑自己的这种能力，即使是张福奎到任之后不同意，他们也会联合起来想办法解决。在此之前，他就有这样一种冥冥之中的考虑，那就是采取这种人走之后再打电话的办法。这样的话，司机提拔起来是在自己离开之后，那么任何舆论也不会有。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对离开之后替不替他打电话并没有形成定论。

于是他对吴建国说：我们可以走了。

老实说，成先达先准备到这个县的特产市场去一下，他准备私人掏钱买二到三百元钱的木耳和黄花送给他，以表示对他这些年跟随他的情谊。这当然是不准准备提拔他的打算。但现在不同了，一句与自己心灵相通的话，就解决了他的职务问题。

实际上关于吴建国的事，今天成先达完全有可能被他忽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看石刻和碑林的时候考虑到吴建国的问题，因为他突然提出去看风景点，完全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方法和艺术，没有想到在这种拖延时间的艺术中，解决了一个完全有可能被忽略的问题。

如果说一开始成先达认为没有必要按时赶到宜州的话，那么现在他认为必须晚到二个小时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报复心理在起作用，他要让张富奎等一等，好好等一等，等一等他这个以前一直被他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现在的成先达，已经不是从前的成先达了！

昨天，省分行人事处王处长给他打电话，说交接仪式明天上午十点在宜州分行举行，他明天早晨乘八点的飞机抵达宜州。

成先达再次上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但他很高





兴，一切都在他随机应变的计划之中。

三

成先达到达宜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将近九点了。

这比原定计划又推迟将近两个小时，但这两个小时却不是成先达有意拖延的，而是那台倒霉的桑塔纳在途中出了故障，修了将近两个小时。按吴建国的说法，多亏是坏在宜州境内的平坦公路上，要是坏在远昌的山沟里或者是悬崖上，那不是求助无门就是难保没有生命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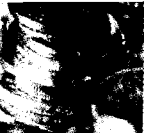
车子出现故障的时候，成先达用大哥大给宜州分行办公室打过电话，他只是说车子出了故障，可能要晚一点到，但并没有告诉对方车出故障的地点。接电话的人大概是办公室主任热情得无法形容，问要不要车来接。成先达说不用了。对方又非常客气地说：行长们都在分行招待所恭候您的到来。成先达说：好，车修好后，我直接到你们分行招待所。

说起今天坐什么车，成先达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虽说远昌分行很穷，但作为一家地区的专业银行，小车还是不少。有两台皇冠3.0还有一台凌志。不过这些车都被他明确规定为接待车，自己一般也很少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坐，特别是像今天这种情况。他今天之所以要坐这台桑塔纳，是为了在即将上任的位子上给他的新下级们一个廉政的印象。同时，他也想从侧面让张富奎好好想一想，从这样一台并不怎么起眼的车里走出来的人，同样可以鹏程万里。

总之，无论做什么他都想让张富奎好好想一想。

宜州分行招待所在海滨大道一个环境非常幽雅的大院里，成先达带有泥痕的桑塔纳开到院子门口时，还被值班人员盘问了几句，当值班人员得知是成先达时，便连忙按下了电动门的开关，随即值班人员又挂通了里面的电话。





成先达的车经过一段长长的幽静的林荫道后，才到招待所的主楼，刚到主楼门口，成先达就看到十几个人从副楼里走了出来。成先达下车的时候，站在门口的人竟然没有一个认识成先达的，多亏吴建国司机向他们介绍，这是成行长，他们才非常热情地与他握手，并说他们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

成先达在与他们一一握手之后，便感到有一个应该在场的人却没有露面，这个人就是张富奎，无论是出于礼貌还是正常的接待程序，张富奎都应该在场，但是他却没有来。张富奎的确有些刚愎自用。

张富奎没有露面，这使成先达感到自己精心编排的节目，并没有被自己设想的真正观众所看到，这难免不让他产生枉费心机的感觉。成先达当时就想问张富奎为什么没有来，但他克制了这种想法，他怕自己的情绪过于外露，而使这些日后的帮手看出什么自己与张富奎不和的破绽。

第一副行长肖克明非常热情地说：成行长我们还是先到餐厅就餐吧。您一定早就饿了。

餐厅就在副楼的一楼，离他们现在站的地方不远，也就是他们刚才出来的地方。那里，洁白的网纹窗帘后灯火辉煌。成先达在十几个人的簇拥下走进了灯火辉煌的餐厅，他们个个都显得非常虔诚，非常谦恭。两桌宴席已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有了非常考究的雏形。但成先达却在另外两张桌子上看到了两副扑克，那些牌有的还成对成对地摆在那里。不难猜出，他们是用玩扑克的方式在等待他的到来，这表明他们在骨子里对他的无所谓、甚至是轻蔑。他们一定是玩到值班员打电话给他们才算作罢的。

成先达有些愤愤然。再看那两张宴席桌上茅台、人头马傲气十足地站在上面，像是要在他这个山区行长面前，炫耀他们这座开放城市的富足和挥金如土似的。成先达一下子感到，自己煞费苦心乘坐桑塔纳的廉政之举，反倒成了刘姥姥进大观园





非常寒酸的行为。

成先达真想大声说：把这些酒都给我撤了但他同样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情绪。不过他在心里想，我滴酒不尝，看他们谁敢喝？

菜很快就上来了。都是本地的海鲜，肖克明便准备开酒瓶盖。成先达说：我不喝酒。肖克明热情地说：消消疲劳。接着，成先达就用接近严肃的口吻说：我不喝酒！于是，肖克明就很尴尬地收走了酒瓶。

端起饭碗的时候，成先达便显得很随便地说：哎，张行长来不来吃饭？肖克明犹豫之后说：对不起，张行长身体不太好，今天不能来！

成先达故意释然地点头：哦！

吃完饭，肖克明便把成先达带到主楼的五楼，那是一个贵宾套间，现在就让成先达暂时住在这里，这里已经准备了考虑得非常周到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十几个人坐下之后，肖克明就很有组织观念地向成先达介绍宜州的基本情况：宜州市分行现有干部职工三千二百一十八人，下辖十八个县、市级支行。市分行机关现有干部职工三百零八，副行（处）级干部十二人，其中副行长七人，纪检组长一人，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稽核师各一人，工会主席一人。……

肖克明还在说什么，成先达就听不清了。天呀！七名副行长，这是他闻所未闻的副职数目！他深深懂得，这些张富奎一手提拔起来的副行长，与其说他日后工作有众多帮手，不如说他日后工作有众多阻力和障碍。

成先达简直听不下去了。

于是成先达对肖克明说：行里的情况，今天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两件事，第一，我明天上午八点到机场去接省分行人事处的王处长，你们给我派一辆车。不知出



自什么心态成先达说，要最好的！第二，明天上午的会议什么人参加，你们要组织好。

肖克明连连说：早就安排好了。车也请您放心！

看到肖克明事事都安排得非常妥贴的样子成先达就说：那你们都去休息吧，你们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很辛苦！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要说辛苦，您最辛苦坐整整一天的车！肖克明最后说：那我们就走了，不打搅您休息！您明天上午还要到机场去接王处长。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热情得让成先达感到是种没有必要的噪音。

只有工会主席并没有怎么开口。

四

肖克明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会场布置得既让来者感到舒心，又使去者不觉丧气。诚如肖克明所说，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早已安排妥当。列席此会的是市分行机关各部室副主任以上干部；除此之外，还有各县，市支行的一把手。九点半还不到，与会人员，就整整齐齐地坐在了会议室里。

这时的成先达并没有进入会场，他正陪着省分行人事处的王处长坐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等待张富奎的到来。早晨是他和肖克明到机场去接的王处长，张富奎并没有去。八点十分出门的时候，成先达给第二副行长倪农作了交代，他说：你给张行长联系一下，看他有没有时间赶到机场去接王处长。成先达交待着很认真，倪农不敢含糊地答应了。

此刻，离预先规定的开会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了，但张富奎还没有来。省分行的王处长有些愠怒了。这时，只有他和成先达两个人在这间小会议室里。所以，王处长冒了一句：太不像话了！王处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说是张富奎到现在还没来太不像话了，还是张富奎没到机场去接他太不像话





了。所以，成先达认为这是奏张富奎一本的好时机。于是成先达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我上午叫人给他打过电话，请他抽时间到机场去一下，但……

成先达没有再往下说，他感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听到王处长又冒了一句：太目中无人了！

在离开会只有十分钟的时候，张富奎终于来了。

张富奎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地与王处长和成先达握手，握完手后，张富奎便在小会议室里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但坐下来之后，他们三人便失去了适合这种气氛的任何话题。好在这时服务员进来给他们加、倒开水，所以，他们把目光都收缩在各自的茶杯上。

王处长喝了两口茶之后，便对成先达和张富奎说：我们开会吧？

一进十八楼的大会议室，成先达又惊呆了。天呀，与会人员将近一百二十人！成先达当时就算算了，剔除十八个县、市支行行长，人数也突破了一百。由此说来，市分行机关三百零八人中，有三分之一还要强的人是副主任以上干部。开放城市硬是与远昌不同，远昌叫科，而这里叫部。三分之一都是主任，这在无形之中又给成先达开展工作带来了难度，成先达深深懂得，提拔干部是调动积极性最有效的途径，但这个途径现在已经被堵塞得毫无半点可以由他拓展的空间。

会议程序或者说是交接仪式非常简单，首先是王处长宣读省分行党组的任免文件：任命成先达同志为宜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免去张富奎同志原宜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职务。但没有任命张富奎为远昌地区的党委书记、行长。

宣读完任免书之后，王处长就进行了简短的发言，他说，省分领导对宜州市分行前任行长张富奎同志的工作是……这个……满意的；同时，省分行对新任行长成先达同志，是寄与厚望的！……

